

十九歲的成長過程：

作者：醫一
張肇烜

我會永遠記住這個日子：十一月六日。每年的十一月六日是我的生日，今年的十九歲生日，兩位長者教我特殊的生命「成長課程」。

往年生日，我都是和家人們一起慶祝。今年，上了大學，果然特別地不一樣，雖然適逢期中考前夕，不過，在朋友們的盛情邀約下，我度過了一個愉悅又開心的「生日之夜」。我們一起到餐廳吃飯，吃完飯後，象徵成年地喝了幾杯小酒。沒想到，酒精的威力將我的身體瞬間染上楓葉般的紅色，久久不能褪去。因為，母親很不喜歡看到別人喝酒，所以，朋友到藥局買了包解酒藥，陪我坐在家裡樓下的便利商店裡等待歡騰後的紅潮散去。

就在等待的同時，我的手機響了。因為很少這麼晚還沒回家，看到來電顯示是



「爸爸」，不禁有點兒膽顫心驚。接起電話，父親罕見地以好似機關槍般的急迫語調匆匆地說道：「兒子，我們現在要回老家，今晚不會回家，你自己要小心一點。」聽到這裡，我暗自竊喜地認為這是上天給我的最佳生日賀禮，喝酒回家，父母卻剛好外出。於是，我和朋友們很開心地揮手道別。一回到家，先稍微整理一下今天拍攝的照片，再度回味一下剛才歡樂的氣氛。然後播了通電話給父母，因為我覺得他們匆匆地趕回老家一定是因为有什麼重要的事情發生。

電話接通的同時，也開啟了這一連串戲劇性的「惡夢」。爸爸毫無抑揚頓挫地說：「外公，往生了。」短短的五字，倏忽間，把我從天堂打入地獄，方才的頭昏腦脹立刻伴隨著大量的嘔吐物沖進馬桶的無止盡漩渦。我坐在浴室的地板，眼神呆滯地望著天花板，回憶起從前只屬於我們爺孫倆的甜蜜時光……

外公過世，媽媽自然是傷心，因此，這幾天都獨自待在老家沒有回來。看到外公突然逝世，爸爸非常關心

奶奶的身體狀況，隔天馬上播了通電話給奶奶說：「媽，這幾天你透早就不要出去運動了，先把身體養好比較要緊。我丈人往生了。」沒想到，這就是所謂的「造化弄人」，就在父親播這通電話後的幾個小時，奶奶傳出緊急被送到加護病房的消息。

平常奶奶的身體可說是極為硬朗，她的「健康」更是街坊鄰居的「典範」和我們子孫們的「驕傲」，因為她即使年齡已經將近八十，但是還可以站在窗邊和對街的朋友高聲交談、可以輕鬆地連日參加很多個進香團。雖然人年紀大了，難免會有一些老年病，但是，就整體的健康來講，我覺得甚至不輸給很多五體不勤的年輕人。舉例來說，當我們晚輩都被感冒病毒無情入侵時，她卻永遠是抵抗病毒的最後一道圍牆。

人心實在非常矛盾，世界也非常奇妙。我已經十九歲了，本應為成長感到喜悅，但是在成長的同時，挫折和打擊竟也迎面而來，短暫數日，就失去了我所敬愛的兩位長者，也讓我開始去思索人生所求為何？如何在短暫數十載裡讓生命發揮最大的亮度與價值？畢竟，我們不是天神，我們都不知道，哪一天我們的生命會走到盡頭？

十九歲的成長課程，兩位長者教我很多生命中從未經歷、也從沒機會體驗、更從沒有想過我會遇到的事。雖然真的很沉重，但是，因為沉重，讓「這堂生命課程」恰似熱鐵烙膚般地永銘我心！外公、奶奶，一路好走！謝謝您們！

得獎感言

人總是這樣，對第一次經歷的事，感受會特別深。這篇文章其實是三更半夜思念外公和奶奶的時候寫的，所以從文章就可以看出當時的思緒是非常的紊亂。生老病死本來就是人類必經的生命課程，或許因為體驗了傷痛，才讓我們逐漸地成長。

其實，奶奶的身體並沒有其他大礙，只是一直有一點兒喘不過氣來，因此，當時我們在醫師的建議下把嬪送到比較大的醫院以便接受較為完整的照料、檢驗與治療。無奈的是，完阿嬪以為送去大醫院，可以接受較好的醫療品質，不過奶奶卻仍舊喘個不停的，因此急忙催促護士敦請主治醫生快點來看一下奶奶。奶奶是在晚上送去医院的，可是，當漫漫長夜過去，光明再度照亮大地，不知歷經多少次的呼喚，醫院當局卻始終以明天再進一步詳細的檢查來搪塞。

我很少看到父親流眼淚，不，應該是從未看過，但是當他提起話筒一一向親友們告知這個惡耗，每一次重複地述說內容，就猶如再一次的把針扎到他的心中，那一天，他的眼眶始終沒有乾過，他的淚眼也紅得駭人。一個星期內，母親的父親和父親的母親相繼撒手人寰，而且事前都沒有任何徵兆。其實，禍、福之間真得很難去界定。我該說祖父母的人生就這麼戛然而止，都還沒享夠清福就迅速往生，實在非常令人心酸；還是該為他們死前並沒有遭受到長期的病魔纏身或痛苦的疾病煎熬，就這麼平順的到達極樂世界感到欣慰？

爭道，她最後為我上了人生最後的一堂課：「將來有一天當了醫師，不管自己有多忙，一定要想辦法找出時間去看每一個病人，因為他們都是因為身體極度不適才送到醫院的！」

那天早上，我剛考完微積分期中考，父親語帶哽咽地匆忙來電：「奶奶死了，速回。」聽到這個消息，我連忙飛奔至大慶車站搭乘電車回家，回到家，一切都還沒有準備完成，大家都慌了手腳，親友們面容哀悽地嚎啕痛哭。而阿嬪的遺體冰冷的放在屋子中央。

大慶車站搭乘電車回家，回到家，一切都還沒有準備完成，大家都慌了手腳，親友們面容哀悽地嚎啕痛哭。而阿嬪的遺體冰冷的放在屋子中央。